

中 国 当 代
教 育 学 家 文 库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 组编

课程论重建 与教育科学研究 (下册)

| 陈 侠◎著 |

| 吕 达 刘立德◎主编 |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

课程论重建与教育科学研究

(下册)

陈 侠 著

吕 达 刘立德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本书封四贴有含人民教育出版社注册商标  的标识，
无此标识者视为盗版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课程论重建与教育科学研究/陈侠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 1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吕达, 刘立德主编)

ISBN 978 - 7 - 107 - 30785 - 0

I. ①课… II. ①陈… III. ①课程—教学理论—中小学
②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 IV. ①G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4246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张: 64.25 插页: 1

字数: 1051 千字 印数: 0 001 ~ 2 000 册

定价: 161.2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电话: 010 - 58759215 电子邮箱: yzzlfbk@pep.com.cn



陈侠 1915年生，江苏扬州人。1933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师范科，同年起先后任江苏省立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教员、江苏省立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属小学主任（相当于校长）、江苏省立扬州实验小学低级部主任、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乡村教育》杂志编辑。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进入内迁到西北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后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学习；1942年毕业，留校任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助教，并师从著名教育家李建勋读研究生。1947年起晋升讲师。翌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曾兼任该校附

小校长，历任该校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及甘肃《地方教育辅导丛刊》编辑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调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任编辑。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历任教育室编辑、副主任、主任、编审，《教育译报》副主编。“文革”期间，“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干校劳动。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又回到人教社工作。1979年，参与发起成立全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前身），任首届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80年参与创立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室（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前身），任研究员。1981年，参与创办《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任副主编，并主持日常编务工作。1983年6月10日，教育部党组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教社合署办公，陈侠任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学分支学科副主编，河北大学、西北师大等7所高校兼职教授，《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兼《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卷主编，民盟人教支部负责人、民盟北京市委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2年病逝。著有《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国民学校教学实际问题》、《国民学校教学之改进》、《论教育规律及其他》、《师范教育和教育科学》、《课程论》等。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组编

理 事 长：郭 戈

副理事长(以下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班 华 蔡 春 冯增俊 郭元祥 扈中平
靳玉乐 李夏彬 刘立德 陆有铨 王本陆
王铁军 吴永军 张廷凯

秘 书 长：刘立德 (兼)

学术秘书：韩华球 刘 捷

人教版教育学家文集系列

包括《中国当代教育论丛》(20卷,已出齐)

和《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正在陆续出版)

超越与创新	鲁 洁
教育论集	王策三
现代教育论集	成有信
教育改革与学术争鸣	萧宗六
教育问题的理论求索	孙喜亭
教育:传统与变革	顾明远
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	黄 济
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	潘懋元
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
教育学的探究	瞿葆奎
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	胡德海
教育的困惑与诠释	李 放
教育:求真留痕	金一鸣
教学的理论与艺术	董远骞
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	吴式颖
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王炳照
教育事业·教育科学·教育艺术	吕型伟
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和谐变奏	燕国材
现代教学论生成发展之思	裴娣娜
基础教育政策与课程教学改革	文 喆
在世界范围内寻觅现代教育智慧	单中惠
教育的哲思与审视	陆有铨
我的教育觉悟	谢维和
调适与转型:传统教育变革的重构与想象	田正平
课程论重建与教育科学研究	陈 侠
东西方教育的覃思	任钟印

(按出版时间排序)

目 录

第五编 教育学理论研究

对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译文的几点意见	(484)
凯洛夫《教育学》中译本第二次修订述要	(487)
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全面发展	(492)
我对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理解	(496)
教育学的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	(501)
略谈教育学遗产的批判和继承	(508)
筹备组织教育学研究会倡议书 (摘要)	(512)
《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论争》编者的话	(514)
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开幕词	(515)
《论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编者的话	(518)
教育学研究要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服务	(521)
《论教育规律及其他》自序	(525)
《学习马克思的教育思想》编者的话	(527)
教育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529)
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	(540)
谈谈教育学的中国特色问题	(552)
人才学还是教育学? ——评“人才学”论文中的某些观点	(568)
论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575)
关于我国教育立法问题的管见	(619)
我国教育要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629)
试论我国教育的未来	(633)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教育学研究提出的课题·····	(644)
教育学中有些模糊观念需要澄清 ·····	(656)
同师范生谈教育科学 ·····	(665)
简论现代中小学教育的本质特征 ·····	(684)
评价教育实验要考虑的几个问题 ·····	(691)

第六编 教育改革研究

我对“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理解 ·····	(696)
谈谈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几个规律 ·····	(700)
普及教育是国家的义务 ·····	(729)
正确处理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种种关系 ·····	(735)
要狠抓根本 ·····	(757)
要抓住主要矛盾 ·····	(760)
当前我国教育的几个迫切问题 ·····	(763)
学制改革问题的探讨 ·····	(775)
苏联历次教育改革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	(792)
怎样改进我国中小学教育 ·····	(797)
改革教育思想与提高对教育工作的认识 ·····	(800)
关于施行《义务教育法》的断想 ·····	(805)
深化教育改革从何着手? ·····	(810)
借鉴马卡连柯学说 深化我国教育改革 ——纪念安·谢·马卡连柯诞生 100 周年 ·····	(813)
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 ·····	(819)
浅谈教育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 ·····	(822)
怎样大面积提高初中教育质量 ·····	(826)
教育的失误在哪里? ·····	(838)
小题大做和大题小做 ·····	(842)
普及初等教育和扫除文盲 ·····	(844)
关于民主党派办学的几个问题 ·····	(847)
祝贺《中华特教》创刊 ·····	(852)

中国教育的今天和明天	(854)
有感于音乐系教授卖钢琴	(861)
小草精神值得发扬	(863)
把我国青壮年文盲消灭在 20 世纪	(865)
对《全国教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要点(草案)》的几点 建议	(869)
教师法(草案)浅议	(871)

第七编 教育史与比较教育研究

学习苏联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经验	(874)
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877)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光辉文献 ——纪念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发表 60 周年	(889)
坚持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科学体系	(901)
关于比较教育的教学内容 ——从一份《比较教育教学大纲》想起的	(912)
访日杂感	(916)
日本普及教育的有力措施 ——考察日本中小学教育笔记	(925)
日本和歌山市立本町小学参观记	(930)
日本大阪市立都岛工业高中参观记	(934)
我所了解的傅任敢教授	(942)
长留遗教在人间 ——杨贤江《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读后	(945)
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介绍《陶行知全集》兼论陶先生毕生奋斗的道路	(947)
伟大人民教育家的丰碑 ——介绍《陶行知全集》兼论陶先生的贡献	(949)
怀念吾师李湘宸博士	(953)
怀念吾师刘百川先生	(957)
《李建勋教育论著选》前言	(960)

《傅葆琛教育论著选》前言	(964)
《徐国桢教育论著选》序	(970)
附录：陈侠先生教育学术成果一览	(973)
编者后记	(997)

第五编

教育学理论研究

对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译文的几点意见

苏联凯洛夫教授的《教育学》译本上册自1950年12月出版以来，销行很广。初版印了五千册，二版印了一万册，三版又印了二万册，从这个数字可以说明这本书正被许多教育工作者学习着。因为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积极方面固然可以指导我们今后的教育工作，消极方面还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旧日错误的教育思想。而这本书正是介绍苏联教育理论的第一本有系统的著作，无怪乎要受到读者的欢迎了。

笔者在学习了这本书以后，觉得译者已用了很大的力量，把原著的基本理论正确地表达出来。但还有许多名词译得不够妥当，文字方面也有一些欠斟酌的地方，因此增加了领会全书内容的困难。尤其对于初学教育科学的人，恐不免还有许多地方会成为正确理解原意的障碍。现在拟先将第一章里值得商榷的地方提出来，请译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先谈名词翻译上的几个问题。按页码先后列举如下。

(1) 第6页第13行“即在特殊的国立儿童公共宿舍里”，这样译法容易使人误认为“国立儿童公共宿舍”是个专有的名词。查原文这几个字是：*б своеобразных дет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бщежитиях*，可直译为“即在国家特设的儿童公共宿舍里”，如译为“即住入国家特设的儿童教育场所”，虽与原文有些出入，却更可表达原意。

(2) 第7页第3行“军事预备教育‘见习年度’”，这样译似嫌累赘也欠准确。可否译为“军事演习年度”？因为 *военн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就有“演习”和“操练”的意思，而实际上斯巴达统治阶级的青年这时的确在亲手杀戮奴隶，称为“见习”也不如称为“演习”妥切。

(3) 第8页第2行“帕列司特拉”和第3行“体育学校”。这两个名词如果采用音译应当一起音译，如果意译也应当一律意译，为便于读者了解起见，似以完全意译较为妥当。“帕列司特拉”(*палестра*) 英文拼作 *palaestra*，一向

译为古希腊雅典的角力学校或体操学校，这里可选译“体操学校”，雅典儿童满13岁就入这种学校学习角力、竞走、跳高、掷铁饼、投枪和游泳。大奴隶主的子弟在修完了体操学校的课程以后，还要升入“体育学校”（гимназия）继续学习体操并接受政治、文学和哲学的教育。

（4）第8页第7行《“吉发拉”乐师养成学校》和第9行的“文学家养成学校”。这是雅典的两种初等学校，通常译为“音乐（或弦琴）学校”和“文法学校”，入学的是7—14岁的儿童。此外还有较高级的学校。原译不甚适合。

（5）第11页第7行“职业学校”完全译错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职业学校是为劳动者的子女设立的。原文在这里所述的是资产阶级为培植自己的子女而设的学校，征收高额的学费，授以普通中等教育，以备升入高等学府，故应译为“实科中学”（реальное училище）。这种学校的起源是因为18世纪初德意志的“古典中学”（或称“文科中学”）过分偏重了封建贵族的教育，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资产阶级需要一种半普通教育、半职业教育性质的新学校，“实科中学”就应运而生。今译为“职业学校”易与资本主义国家招收劳动者的子弟培养熟练技工的学校相混，亟应更正。

（6）第12页第2行“学校制度的二重性”，通常称为“双轨学制”，译得与教育上的习用语不同。同页第9行“二重的”也可改为“双轨的”。

（7）第15页第9行“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派”，“古典派”三字费解。查原文 классик 本有“模范的著作”、“经典”等含义，这里可译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意义就明确了。读者一看便知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类伟大革命导师的著作了。而“古典派”三字极易误会还另有现代派，是很欠妥的。

（8）第45页第3、4行“讨论会”与第48页第一小标题“谈话”，原文皆是 беседа。照第48页的说明来看，第45页的“讨论会”三字应该为“谈话”。

再把文字方面容易妨碍读者正确理解内容的地方择要举出几处来。

（1）第6页第1行“钓鱼”应改为“捕鱼”，因“钓”即指“钓鱼”，而捕鱼的方法也不限于钓。

（2）第6页第11行“斯巴达派和雅典派”这两个“派”字都可删去。因为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教育制度的不同，是由于雅典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都较斯巴达发达而形成的，并不是学术上的什么派别。

（3）第12页第13行“教学年数”通常称为“修业年限”。

(4) 第12页第14、15行“三年级制”、“四年级制”，第13页第2行“七年级制”、“八年级制”，第20页第7、8行“四年级制”、“七年级制”，所有的“级”字都应删去。

(5) 第14页第1行“详细编定的教学方法”可改为“详细研究过的”并删去“教学方法”四字。

(6) 第30页第4行“熟练和习惯”，“熟练”一词此书他处都译为“熟练技巧”，应求一律。

(7) 第35页第17行“以统计的计算和数字的公式”，可改为“以统计数字和数学公式”。

(8) 第45页第5行“经验领悟”费解，原文是 восприятие опыта 相当于英文的 experimental perception，译为“实验的知觉”较为相宜。

以上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不过为了希望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同志们能够正确地领会它的内容，所以把这些不成熟的意见提请译者和读者批评指正。如果这些意见没有太大的错误，当再把对以后各章译文的意见陆续写出来。

1951年8月于北京

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1期。

凯洛夫《教育学》中译本第二次修订述要

苏联凯洛夫教授主编的《教育学》中译本，分上下两册于1950年12月和1951年10月先后在北京出版。这部书是集体翻译的，翻译的态度比较认真严肃，但译者当中虽然有的俄文水平相当高，但很少熟悉教育业务，因此在初版和第一次修订版（上册1951年3月，下册1951年12月，都只改正了个别词句）里，有些章节因为教育名词译错，令人难以正确了解。全书译文也因为采取“直译”的笔调，对于没有外国语文素养的人，不免造成阅读的障碍。这是很遗憾的！

这部译本的第二次修订版（上册1951年12月，下册1952年12月，并将出合订本），对译文做了若干原则性的修订，兹将各项最重要的修订做如下的说明。

第一，关于教育学上的三个基本概念——苏维埃教育学上有三个基本概念，即 *воспитани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обучение*。*обучение* 含义明确，译为“教学”没有问题。成问题的是：*воспитание* 与 *образование* 两个概念。原来这部书把 *воспитание* 译作“教养”，把 *образование* 译作“教育”。从俄语的字义来说，不能算错，甚至从中文一般语汇的含义来说，也不能算错。但这样译法，实在困难重重。

首先，凯洛夫在第一章第三节区别这三个概念时，并没有把 *воспитание* 一词单独使用，而在它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如果在这里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译作“共产主义教养”，实在不合我们的习惯。我们平常只说“共产主义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不说“共产主义教养”、“新民主主义教养”。而且在本书其他地方，这个概念都译作“共产主义教育”，唯独在区别三个概念时译作“共产主义教养”，尤其容易使人困惑。其次，*воспитание* 这个词，从在本书开始出现起，一直都译作“教育”，如教育的阶级性、原始公社制度下的教育、封建社会中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教育、

苏维埃国家中的教育等。这些地方必须译作“教育”。第三节来解释概念，正是要解释以上所用的“教育”一词。到这儿忽然译作“教养”，不仅很突然，而且也不适当。第三，“教育”一词，在我们习惯上是“包罗万象的概念”，正好与 *воспитание* 的广义用法相当。若说“教养”是“包罗万象的概念”，显然是外加的而不是原有的含义。因此，我们再三考虑，把 *воспитание* 这个概念改译作“教育”，而把 *образование* 这个概念暂时改译作“教养”。

воспитание 还有狭义的法。那就是指学校教育中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或道德品质教育。在做狭义的解释时，为了符合我们本国的语法，有时也译作“培养”。原书在许多地方是把它和 *образование*（教养）并用，如，说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可以完成“教养”任务，也能完成“教育”任务。这就是说教学不仅具有“智育”的功能，也具有“德育”、“美育”的功能。这里的“教育”就应做狭义的解释。

当然，把 *образование* 译作“教养”也是不太合适的。按这个词在俄语里有时是和 *умствен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智育）用作同义语的。如，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有这样一句话：“马克思认为在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中，智育，即教养（*умствен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т. 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应占第一位。”（新华原版上册第59页，第二次修订版第44页）就是很好的证明。又如在斯米尔诺夫（М. Т. Смирнов）著的《教育学初级读本》里，讲到教育学上的基本概念时，是把 *образование* 放在广义的“教育”之下，用智育或教养（*умствен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ил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这样的标题来加以解释的。他的解释是：“使学生精通基本的科学知识，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获得智力的发展，这个过程叫作教养。”（见《Начальный курс педагогики》，стр. 7）

虽然如此，在翻译时并不能把它译作“智育”，因为它还有比“智育”更广的用途。如人民教育、普通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综合技术教育等术语里的“教育”，在俄语里是不用 *воспитание* 而用 *образование* 的。所以还必须常常把它译作“教育”。再拿“智育”一词来说，固然多数著作里是用 *умствен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但在杜豪夫奈伊著的《教育学概论》（И. М. Духовный，《Очерки по педагогике》）里，却用 *образование*。可见 *воспитание* 和 *образование* 两词，在俄语里有时也能通用。

根据以上所述，若不是翻译的文字，根据中国的文字习惯，是可以用“教育”一个概念，来包括“教育”和“教养”两个概念的。将来我国的教育学著

作,是否可以只用“教育”和“教学”两个概念,而不用“教育”、“教养”、“教学”三个概念,这是一个值得全国教育学者讨论的问题。

第二,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第二章第三节讲共产主义教育的五个组成部分除智、德、体、美四育外,还有“综合技术教育”(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这个词原译“工艺教育”,有使人误解为片面的职业教育的可能,所以是译得不正确的。综合技术教育是普通教育的一部分,它是和智育分不开的,绝非单纯注意技艺学习,不需要熟悉“一切”生产部门基本原理的工艺教育。

和综合技术教育相对的概念是 мо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原译“专科学技术教育”,现改译“单一技术教育”似较贴切。

第三,关于学习过程和认识过程——第三章第二节讲学习过程和认识过程的一致与区别。原来把认识过程中的“知觉”(восприятие)译成“领悟”。这和心理学上惯用的术语大有出入,均已逐一改正。

又在第十五章“美育”里,原来把“知觉”一词译作“感受”,而把“感受”(чувствование)一词译作“感觉”,也有同样的毛病,第二次修订本均已改正。

第四,关于课堂教学——第五章讲课堂教学的一般原则与方法。中译本里的这一章是译得最晦涩难懂的。这由于原译本把“上课”或“功课”(урок)一词,在许多地方译成了“课程”;把“每一堂课”或“每一节课”,译成“每一门功课”。尤其是第三节至第七节这五节标题译文中的“编定课程”“课程的构成”等语和原意大有出入,更易使人误解为苏维埃学校到上课的时候才临时编选教材。因为“课程”一词本是用来指教学的内容的。这几个标题很难照字面直译,修订时改用了“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过程”字样。我们觉得这样比较能够正确地表达原意,不致引起误解。是否妥当,还请读者讨论。

在本章第六节里,著者提出指导学生独立作业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由教师领导儿童共同进行作业,第二种是由集体的作业过渡到个人的作业,第三种是完全由儿童各自进行的独立作业。著者在开始讲到第三种类型的作业时,说:“以训练学生按照教科书和参考书去进行独立作业的课堂教学过程,大致是这样”,而译文末句却说:“……大致就是如此。”这样一来,原来是冒起下文的句子,却译成了总结上文的句子。在第八章里还有“上课过程”或“授课的进程”(ход урока)一语,也被译成了“课程的进度”。——这些修正也要